

綫香之為物

燒香，是從上古的燎祭繼承下來的，除開體現風雅意趣的香道，台灣民俗學學者劉枝萬說：「香在中國民間信仰上，實有通神、去鬼、辟邪、祛魅、逐疫、返魂、淨穢、保健等多方面作用，尤以通神與辟邪為最，則由香烟與香氣之二要素而演成者；蓋香烟裊裊直上昇天，可以通達神明，香氣蕩漾，自可辟禦邪惡，乃是人類所易於聯想到的作用。」

古時燒的香，只有沉香、檀香等，才會用條塊狀的原木做香，更多的動物香料、果香料、花香料等需要陰乾，並打磨成粉進行調配合香，造成香丸、香粉、香膏等。當時常見的香爐，如博山爐和長柄手爐，爐蓋都帶有孔洞出烟，可以營造雲烟繚繞的氣氛。然而，在近當代的日常生活和宗教活動中，最多用到的是長條狀的綫香，因為方便攜帶，容易點火熏燒，又可以插在更多可以插入固定的位置。不過，可能綫香太過常見和廉價，很少為文人所提及，而且容易腐朽，難有考古材料，所以綫香何時出現，意見紛歧。

宋代雖是使用香料的鼎盛時期，卻未見「綫香」一詞的記載，此詞明確見於元代文獻。落成於北宋建隆二年(961)的蘇州虎丘雲岩寺塔，其內發現一只陶碗形香爐，爐中豎放檀香木香一支，雖然不是後來綫香的形態，也算是「炷香」的使用方式。將香點燃之後，再插入爐中，用的動詞多是「炷」，「炷」也可作量詞用。早在唐代，如白居易有詩句：「盡日窗間更無事，唯燒一炷降真香」，但這還不是後來的綫香。

北宋蘇洵《香》詩有云：「搗麝篩檀入範模，潤分薇露合雞蘇。一絲吐出青烟細，半炷燒成玉筋(即筷子)粗。道士每占經次第，佳人惟驗繡工夫。軒窗几席隨宜用，不待高擎鵲尾爐。」古名物專家揚之水《古詩文名物新証》，認為此詩描寫的並不是綫香，因其製作方式，不似後世使用唧筒；范楨〈綫香考〉一文，卻提出北宋《武經總要》已記有唧筒，詩中所說「範模」即是。

一絲、半炷說的無疑是長條狀的綫香，因此無論道士說經，還是佳人刺繡，可以隨意手拿綫香使用，無需再高舉長柄香爐。但《香》詩內的製香方式有點類似香篆，香篆是將不同香材研磨成粉，添於印模之中，脫出各種樣式圖案後點燒。而蘇洵將麝香、檀香搗碎，加上雞舌香、蘇合香和合，再混入薔薇水搓成粉團，壓入長條狀的模具後脫出，然後曬乾成綫香。

到了明代李時珍《本草綱目》的「綫香」條，提到「以唧筒榨成綫香，成條如綫也」，已經與後世的製造原理相同。18世紀末的外銷畫家蒲呱，手繪廣州三百六十行的「榨玉香」裡，大約可看到類似情景。很可能，把香團倒入唧筒再壓榨出綫香，在明、清時期才普及。玉香是沒有香骨的綫香，若在平面盤繞的叫盤香。

至於今天更多用到有香骨的綫香，明萬曆年間高濂《遵生八箋·論香》「聚仙香方」條，記載其製作方法：把香料、香粉、香膠、色粉混合後，再以竹枝作香骨「搓香」，即不斷翻轉竹枝，使粉末均勻地滾上香骨。現在基本上也使用一樣的方法，當然大規模生產綫香時，會採用「淋香」，以至機器生產。

雖然，綫香可以手持，但在莊嚴的宗教儀式和文雅的場合，香爐並未消失，卻被改造了，其一是不能有爐蓋。很多仿古香爐所配的蓋，只是為防止香灰飄揚，甚至是為了觀賞而配備。總之，綫香出現之後，並沒有完全取代其他香的形態，特別是上品香料，不過平常所用究竟以綫香為多，尤其是大眾化的宗教活動。

現今的生產商為了壓低成本，只能用劣質的木粉，並混入合成香精、化學粘粉、助燃劑等添加物，燃燒會產生空氣污染物。因此，香港政府鼓勵少點幾支香，只留一炷清香。



綫香與盤香



「福」字香篆



博山爐

鵲尾爐



榨玉香